

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 林彪同志

周 赤 萍



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

周 赤 萍



福建省新华书店

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

*

福建省新华书店出版、发行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1年7月第3版

1971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3·3 每册0.07元

林彪同志一贯高举
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
最忠诚、最坚定地执行
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
产阶级革命路线。林彪
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
密战友和接班人。

——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

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

周 赤 萍

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，东北战场是全国的主要战场之一。东北中国人民解放军（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）在两年多的时间内，解放了东北全境，把蒋介石的军队打得焦头烂额，使其三易主帅，丧师百万。接着，大军挥戈南下，和兄弟部队一起，解放平津，横渡长江，旌旗所指，势如破竹，最后把红旗插上了海南岛。这支部队在祖国的解放事业中，立下了不朽功勋。这种不朽功勋的建树，是党中央、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；也是司令员林彪同志的正确指挥的结果。历史令人信服地表明，我们的林总（人们习惯于这样亲切地称呼林彪同志），是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、最好的学生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优秀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。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暴风骤雨的年代里，他和东北人民解放军其他领导同志一起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坚定地引导人民取得胜利。他以他的坚定增

强了人们战胜风浪的信心，他以他的智慧引导人们胜利地到达彼岸。

在解放战争近四年期间，我直接在林总的领导下，先后在一、十两个纵队担任过领导工作，身受林总的教益很多，因此，也使我有机会约略了解林总的为人。我乘工作之暇，把一些片断记忆整理出来，供同志们阅读。

吉林一席话

那是暴风骤雨的年代。

一九四六年五月，蒋介石向东北人民解放军的疯狂进攻，到达了顶点。我们第一纵队在战略要地四平街，英勇地进行了三十三天的保卫战以后，奉命撤退。各个战线上的部队也都在撤退。退向南满通化、临江一带接近朝鲜的狭小地区，退向遥远的松花江北岸……

眼看着一大片一大片解放区落在蒋介石的铁蹄之下，我们的心情愤怒而又沉重。当年蒋介石把东北出卖给日本人，党领导东北人民和抗日联军，坚持了十四年游击战争；日本投降前后，党又从延安、华东、华北派遣五万干部、十万军队进入东北。由于我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，所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，就建立了

广大的解放区。但是，蒋介石老贼仇视东北人民获得民主、自由，妄想消灭东北人民解放军，建立他的独裁统治。他从关内开来了三十万美式装备的军队，到了东北以后，继续与残余的日本侵略者勾结在一起，起用伪警，收编数十万伪军和土匪。他网罗了所有的牛鬼蛇神，一时嚣张万分，从一九四六年一月起，就不断向解放区进攻，到四、五月间，展开了以四平为中心的大战。在显然占优势的敌人面前，我们暂时避开了它的锋芒，作了大规模的撤退。局势会怎样发展呢？我们急于想从林总那里得到明确的指示。

五月十八日我军撤出四平，二十六日下午我星夜赶到吉林，向林总请示当前的形势和任务。

林总行军刚到，暂歇在松花江江边一幢老式的小楼房里。走进办公室，只见四围墙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地图。林总穿着一身黄色的布军衣，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地图。一切，显得那样宁静。

“一路上辛苦了吧！快坐下来休息。”林总含笑地站起来迎接我。在招呼我坐下以后，他转身从墙上取下一个布袋子，倒出一盘子炒黄豆，笑着说：“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来，吃点豆子。”林总的从容不迫和这屋子里宁静的气氛似乎感染了我，不知怎的，我的心情也平息下来了。我开始汇报部队的情况：部队已经按照首长的命令，从四平撤退，向指定的地点

前进，撤退的秩序很好，敌人得到的是一座空城，连我们的伤员都没有捞到一个。

林总仔细倾听我的汇报，不时满意地点点头，等我说完了，他问了几件事情，我一一作了回答。“这次四平保卫战打得很好，给了敌人大量杀伤，一方面摸了国民党的底，另一方面推迟了他们进攻的时间，完成了我们的部署。”林总对我分析当前的形势时，声音不高，明确而有力量。“四平一撤，蒋介石就要占大城市，没有关系，松花江以南的城市都可以给他。”我当时有点不理解。林总看出了我的神情，清癯的脸颊上掠过一丝笑容。“是的，都给他。他占城市，就是背上了包袱。他占了就要守嘛，这么多城市守起来，兵力就分散了，我们可以各个击破。你说，城市拖他的后腿，这不是包袱是什么？他既然愿意背，我们就把包袱都给他，他背得越多越好，越重越好。把他拖得走不动了，我们再来集中优势兵力，一个一个歼灭它。”林总把两个手掌迅速合拢，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。

“呵，原来如此！”问题完全弄清楚了，我顿时觉得心里格外亮堂，发出了会心的微笑。

林总沉思了一会，两道浓眉下射出严峻的眼光。他缓缓地说：“我们的任务很艰巨啊！敌人现在比我们强大得多，我们要准备几年艰苦的斗争，才能打败

敌人。要教育部队克服和平麻痹思想，要准备克服困难，准备长期斗争。东北不是电多吗，我们不要依靠它，不要靠电来磨米，要靠碓臼舂米。不要靠东北的大工业，我们要发展手工业。要准备风餐露宿，战胜东北的严寒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，要有坚强的必胜的信心。敌人的优势是暂时的，我们一定能够转弱为强，要不了好久，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。”

“当前首要的任务”，林总稍稍提高了声音，严肃地提出：“是要扎扎实实建立根据地，千万不能飘浮，要把松花江以北好好巩固起来。先把土匪搞光，派几万干部下乡搞土改，迅速发动群众。发动群众越快越好，越深越透越好。这样，我们对国民党斗争的力量就越大。”他反复强调地说：“要消灭国民党，必须有根据地，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，只有充分发动群众。没有群众，就没有一切。我们成败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。”他还说，在发动群众的同时，要加强整军，要发展壮大我们的军队，继续提高部队战斗力；在敌人后方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，要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，将来配合主力反攻歼灭敌人夺取城市。

林总的一席话，给了我无限的信心和力量。我好象突然站得高了，望得远了，眼前几十万进犯的蒋匪军，感觉得不过象一群蠕动着的蚂蚁一般。在回部队

的途中，我走在江边的大路上，迎着江上吹来的晚风，浑身说不出的爽快。

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份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会议上，林总对于局势的发展更进一步作了一个明确的判断。他说，东北战局的发展大体上要经过三个阶段：敌人进攻，我们运动防御并主动撤出一些地区，这是第一阶段；敌人占领了城市，进攻迟缓下来，我们则在运动中伺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并开始局部反攻，这是第二阶段；我们发动全面反攻，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把剩余敌人孤立几个点和线上，最后加以消灭，这是第三阶段。

林总之所以能够对于东北局势作出这样明确的判断，和具有必胜的信心，正是具体运用战无不胜的伟大武器——毛泽东思想的结果。毛主席就全国局势英明地指出：“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，只是暂时的现象，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；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，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；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，人心的向背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；而在这方面，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。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，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。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。”我军实行战略撤退，也正是依据毛主席所规定的“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

主要目标”的军事原则。事实证明，东北战争形势的发展，完全循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方向，完全符合于林总的估计。蒋介石在东北使尽了浑身解数，始终逃脱不了林总给他指出的命运：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为止，就正式结束了他的弹奏了两年的“攻、守、亡”三部曲。林总重视根据地的建设，也正是深刻地体现了毛主席历来强调的建立根据地的思想。事实也充分证明，这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最根本的问题。在国民党大肆攻城掠地的时候，我们却以主要力量用于北满根据地的建设。同时，坚持南满游击战争。我们以发动群众与军事清剿相结合，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，把二十余万蒋记土匪剿灭得一个也不留。因此，北满出现了空前稳固的治安，人民安居乐业。这样，我们就消除了后顾之忧，做到了三面无敌，一面向敌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在剿匪的同时，一万五千干部下乡，他们响应东北局和林总的号召，“脱掉皮鞋，放下皮包，穿农民的衣服，吃高粱米”，诚心诚意深入群众，掀起了一个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。农民群众分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，阶级觉悟空前提高了，打破了正统观念和对蒋介石的幻想，日益转向我们。他们认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，把蒋介石叫做“二满洲”（与伪满洲国一样）；他们热诚拥护共产党，把毛主席称为救命恩人。继土改之

后，在“保家保田”的口号下，人民群众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，广大青年纷纷自愿参军，以当上解放军为荣，披红骑马，送儿送郎参军的热潮遍及农村，新鲜血液源源不断输送到部队来。部队经常满员，而且新的部队不断组成。到一九四七年秋天，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拥有十几个纵队，共一百余万人，正如林总所说的：“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了。”相反，国民党军队却象一根燃着了的蜡烛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枯竭。一九四八年困守长春的蒋军，得不到人员、物资补充，他们的“总司令”只好送去十万粒维他命，平均每人一粒，表示“支援”，这在我们部队一时传为笑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着局势的每一步发展，无不证明林总的预见完全正确的时候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在一九四六年那艰苦的年代里林总的一席话，我总是怀着敬佩的感情想道：我们林总是多么有远见啊！

英明果断的指挥

毛主席说：“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，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，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，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、威武雄壮的戏剧来。”林总正是这样的指挥员，他遵循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，在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中，表现了高超的驾驭

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，表现了指导战争的娴熟的艺术。

对东北解放有决定意义的辽沈战役，是一个最生动的说明。经过我军发起一九四七年的夏季、秋季攻势和一九四七年冬、一九四八年春的强大攻势以后，蒋军被迫退守长春、沈阳、锦州等几个大城市和十来个¹小城市之中，长春守敌九万，锦州守敌十万，做为敌人巢穴的沈阳有敌人二十余万。当时我军主力集中在长春、四平一线。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下一步怎样打？一般人按照通常的打法看来，以先打长春为宜。因为我军主力接近长春，长春之敌遭我长期围困，弹尽粮绝，军无斗志，先打长春有必胜的把握。但是先打锦州又如何呢？当时一般人认为这样做，我军主力南下千里，长途跋涉，敌人以逸待劳，未可必胜；主力南下，后方空虚，长春、沈阳之敌有突围的可能；同时，我军切入敌人防守线的中部，有可能遭受关内外敌人的前后夹击。因此，先打锦州比先打长春艰难、复杂的多，而且有三分冒险。但如能攻克锦州，即可置敌人于死地，东北整个蒋军必将分崩离析，有全部就歼的可能，有全部解放东北的可能。

对于这个关系整个东北战局的关键性的战役，毛主席是怎样决定的呢？林总又是怎样指挥的呢？原来毛主席和林总都深知：临近溃灭的蒋军，战斗力比

当年更低，根据我们的力量，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拿下锦州；以少数部队牵制，也一定能够阻止长、沈敌人突围和截住敌人关内的援兵。先打锦州虽然看来似乎是铤而走险，实际上是胸有成竹，胜券在握，险而无危。所以，林总遵循毛主席的总的战略计划和具体指示，集中主力先打锦州。于是，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起，展开了有历史意义的辽沈战役。

辽沈战役，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是一个好范例，也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之一。辽沈战役包括三个阶段，第一阶段，是锦州攻坚战，第二阶段是辽西会战，第三阶段是攻占沈阳。锦州地区作战，持续半个月，锦州攻坚战开始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，经过三十一小时激战，锦州为我解放，全歼守敌十万余人。结果我们卡住了东北的咽喉，完全截断了敌人通往关内之路，长、沈几十万敌人成了瓮中之鳖。曾泽生部起义、郑洞国无条件投降，长春即告解放；辽西大捷，廖耀湘兵团十万余人，全军覆没；我们乘胜直追，势如破竹地攻占了沈阳。锦州解放后只有十七天，东北全部解放。锦州战事激烈的时候，蒋介石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乘飞机奔走于平、津、沈、锦及大沽口、秦皇岛与葫芦岛之间，亲自当督战员。据说我军解放锦州时，老贼急得呕血。可见林总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集中兵力先打锦州，正是打到了敌人的

致命之处，是加速东北解放的关键性的一仗。

林总所以能够经常在战争中取得胜利，并不是偶然的，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：知己知彼。大家都知道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，但是要真正做到这四个字，是多么不容易啊！这正是一个指挥员明智和平庸的主要分界线。林总知己知彼，所以他能够行其所当行，止其所当止。林总是把敌人摸得最透的。他对敌情之熟悉甚至具体地知道敌人营的单位的活动。一九四七年公主屯大捷以后，我到哈尔滨总部开会。林总对我说：“据前方指挥员报称，敌人有一个营漏网，据守在法库的何家油坊。十纵二十八师离的很近，就便消灭它，我估计不要太长的时间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接着，他走到地图跟前，给我指明这个营所在的具体地点，立即下令围歼该敌。第二天，二十八师的捷报就从千里以外送到了总部。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例子。其实，林总从来就是这样精细的，哪里有敌人，人数多少，战斗力怎样，企图是什么，以及一应大小山川河流、地形地物、风土人情等等，他都了如指掌。每一次军事行动之前，他常把这样详细准确的情报直接下达到师，给予部队极大的便利。

林总十分注意调查研究，深入了解敌人的情况，根据这种了解，来确定自己的行动。他常说：“我们要坚决反对打主观主义的仗，反对打官僚主义的仗，

反对打莽撞仗。单凭主观愿望打仗，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，必然要打败仗。”但是，他又具体解释：“打仗是要有三分冒险的，一般说来有七分把握加上主观努力就可以投入战斗，就可以打胜仗，要想有十分把握才投入战斗，那就没有几仗好打的，那是打老爷式的仗，必然会丧失战机。”这是一种军事指挥的唯物辩证法。凡是接受了这种指导思想的，一般都打了胜仗；反之，不是打败仗就是贻误战机。

林总是最了解他的部队的，他熟悉干部的声容笑貌，熟悉部队的军事、政治动态，清楚部队的长处短处，知道他们挑得起多重的担子。他信任部队，部队也信任自己的统帅。在战士中流行这样的话：“林总指到哪里打到哪里，执行林总的命令就是胜利。”有时接受任务，明知前面有严重的困难和艰险，但是，必胜的信念，鼓舞我们一往无前。锦州解放以后，蒋介石亲自到沈阳指挥在沈阳附近的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共十万余人，沿北宁路西进，妄图重占锦州，如不能得逞，则企图改道营口从海上逃回关内。廖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，其中新一军，新六军更是所谓“五大主力”的两大主力。显然，消灭这股敌人是有重大意义的。当时，我主力尚结集于锦州地区，而为了防止敌人南窜营口，逃往关里，必须在沈阳附近就把敌人截住。林总把阻击敌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十纵队（我们原是

在锦州战役期间在沈阳附近新立屯、芳山镇一带以运动防御战法阻击敌人沈阳援军的)。十月二十日接到林总的电报，令纵队星夜兼程由北镇返回黑山、大虎山地区，迅速构筑工事，指出廖兵团必经此地。命我们坚守阵地，不准敌人前进一步，只要守住三天，就能保证主力全歼敌人。我们刚刚到达阵地以后，不出林总所料，二十四日，廖耀湘兵团铺天盖地而来，在飞机、坦克、重炮的配合下，猛犯我阵地。我们纵队只有四万人，经过运动防御之后马上转入坚守防御，还没来得及休整，时届严冬，部队连棉衣都未穿上，而敌人则是十万美式装备、夺路逃生的亡命之徒，战斗的激烈是可以想见的。阵地得而复失，失而复得，我们的战士无不以一当百，杀得敌人弃尸遍野、血流成河，而阵地屹立不动。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：林总说三天以内消灭敌人，敌人准活不了四天；我们一个纵队吃不了他，我们可以咬住他不放。战斗最激烈的二十五日，我们又接到林总和罗荣桓政委、刘亚楼参谋长的第二次电报，表彰部队打的英勇顽强，并指示再坚持一天。传达了林总的电报后，部队的情绪更为高涨了，战士们纷纷表示：“坚决完成林总交给的任务，一定不让廖耀湘跑掉。”于是愈战愈勇。果然，二十六日早晨我主力部队如期赶到，将敌人团团围住，展开了巨大规模的围歼战，廖耀湘以下十万余